



冬天的往事

□白天平

60年前，沁阳老城的冬天，寒冷是最真切的记忆，不像现在这样模糊和迟疑。

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寒冷，雪也下得频繁。一进入农历腊月，呼啸的西北风飕飕的，刮在脸上生疼。眼前晃动的，都是树上、屋顶、地上皑皑的积雪和池塘、河沟里厚厚的坚冰，耳边回响着踩踏冰雪“吱吱嘎嘎”的声音。冬天的寒冷和物质贫乏一样，考验着人们的智慧和意志。

入冬前，大人就要忙过冬准备。白菜、萝卜是寻常百姓家冬天的当家菜，要提前到供应点购买，放在朝阳地儿晾几天，然后堆在房檐下，用草苫或塑料布盖好。择好的冬菜用来储藏，剩余的菜帮、萝卜缨要腌制成酸白菜、咸菜。腌制酸菜的场面很是热闹和有趣，风和日暖的日子，几个街坊邻居聚在一起，洗菜、切菜、沥水、装缸、下料、封存，配合默契，有条不紊。当然，酸菜腌好后，大家还不忘品尝交流一番，才算今冬腌菜的结束。邻居王大娘腌的酸白菜在街上是出了名的，又酸又脆，每年腌酸菜时，大家都请她帮忙。

准备过冬棉衣，是大人操心、费力的事。一入秋，母亲找出全家人的旧棉衣，重新拆洗、絮棉。絮棉花是有讲究的，拆出的棉花要一层层揭开，抻拉成厚薄均匀的棉片压实絮好，挨着棉衣里再絮上一层新棉花，又喧又暖。棉衣后背、裤子后裆和膝盖多絮一层，按母亲的说法：“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。十层单不如一层棉，多絮一层棉，顶上十层单。”只是，新絮的棉衣太臃肿，刚穿上那些天，胳膊腿打不过弯儿，走过来像笨熊。

过冬的煤也要提前筹划，因为生活用煤是凭票定量供应。一吨煤十几元钱，每家按人口多少供应。县城唯一的煤场距我家有几公里远，每次买煤要走多半天。稍微宽裕的家庭花钱雇人拉煤，大多数人都是借车自己拉煤。一大早要赶去排队、交钱、开票，装车时要抢到前边挑炭块，晚了就剩下煤面了，还要留心混进煤矸石，那玩意儿既重又不起火。装好煤后过秤，又是一番耐心的排队，等煤到家，已过了午饭点儿。顾不上吃饭，还



要把煤倒腾进煤池，煤块码里边，煤面倒外面，不大不小的碎煤堆池中间，用起来方便。那时，各家用的都是烧煤泥的大煤火，煤火台上放有小板凳，坐着取暖、看锅两不误。只是煤气味太重，煤气中毒的事情时有发生。

冬天的寒冷，挡不住孩子们活泼的天性，快乐自然不会缺席。

那时，上下学没有家长的护送，结冰的路面、坡道、河沟都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场所。结伴而行的孩子们总是风似的呼啸着来来去去，远远跑起，猛地一冲，滑出很长距离。蹲下身子，让前面的孩子拉着手，在冰面上飞驰。鞋袜湿了，忍着，哪怕冻得鼻涕横流，随便用袖子一抹，继续玩耍，啥都不耽误。

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，冬天里教室窗户没有玻璃，装的是白色透明的塑料布，夏天再把它揭下来。教室里人多，讲台边生个煤火，似乎比家里暖和一些。冬天上学，我们穿的棉鞋不防水，下雪天还好对付，遇到冰雪融化，路面非常泥泞，等坐下上课时鞋已经湿了半截，双脚开始发冷。刚才上学路上还谈笑风生的我们很快被身体出卖，上下牙齿开始打架，发出哆嗦的声音。不知谁先撑不住了，轻轻地跺脚，再过一会儿，整个教室里就会跟着响起此起彼伏的跺脚声。

到下课就好了，大家可以发疯一样相互追逐、打闹，把自己搞得满面通红，还要感叹一声：“好热啊！”十几个男孩贴着向阳的墙根“挤尿

床”，一边挤一边喊：“挤，挤，挤屎床，挤掉谁，谁尿床！”被挤出的孩子迅速回到队伍的尾端，继续往前挤，享受相互挤出的温暖。学校菜地旁的麦秸垛也是男孩子爱去的地方，在麦秸垛背风处挖个洞，几个孩子钻进去，既避风又暖和。女孩子们踢毽、跳皮筋、跳绳。毽子踢得好的，能玩出多种花样：侧踢、后踢、两腿交换踢，几根鸡毛做的毽子像粘在脚上似的。

孩子们打心眼里喜欢下雪，感觉只有下雪才算真正到了冬天。三九天，北风呼啸，气温骤降。“一夜北风紧，开门雪花飘。”往往我们早晨醒来，窗户白亮亮的，玻璃上结满了厚厚的冰花，趴在窗台上，哈一口热气，用小手使劲擦，窗外白茫茫一片。“下雪了！”惊喜地喊着推开房门，只见大片的雪花棉絮似的漫天飞舞。跑到院子里，张开双手接住茸茸的雪花，再攥紧拳头，洁白的雪花顿时变成冷湿湿的水。那时，我们没有内衣、毛衣之类的，大都光身穿着厚重的棉衣，雪花肆无忌惮地往脸上扑，往领口、袖口里钻，凉酥酥的。凛冽的寒风刺骨，身子会不听话地哆嗦起来，再用两只小手捂着耳朵，耳朵冻得像两个小陀螺。雪一停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冰清玉洁、琼楼玉宇的童话王国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连眼睛都难以睁开。房上的积雪渐渐融化，房檐下滴滴答答的雪水成了水帘洞。冬天的太阳有点薄情，到了下午就变得冷清。再经过一

个晚上，水滴慢慢冻成一排排晶莹剔透的冰凌挂在檐下，长短不齐，像狗牙似的。我们拿一根长长的竹竿，踮起脚尖，眯缝着眼睛，照着冰凌的根部“啪”的一声敲，冰凌应声而下，在地上摔成几段，捡起一小块放在嘴里“嘎嘣嘎嘣”嚼着，那冰冷的感觉，那爽爽的味道，要胜过今天孩子们口中的冰淇淋。

冰雪世界，更是孩子们的乐园。我们撒腿往外跑，不管是手冻得通红，还是脸吹得生疼，手里团着雪球，在雪地里乱打一通，冷不丁自己的脖子和脸蛋会被小伙伴扔来的雪球击中。打累了再堆雪人、玩滑雪，我们尽情享受冰雪的快乐，全然忘记了冬天的寒冷。

下雪天，麻雀可遭了殃，饿得饥肠辘辘，成群结队在树上、地面盘旋，四处觅食。孩子们逮麻雀的机会到了，先扫出一块空地，拿来竹筛子，用系着细绳的小木棍撑住，撒上麦粒，手握细绳远远藏起来，屏住呼吸，待麻雀前来啄食，绳子一拽，筛子扣下，麻雀便成了我们手中的玩物。

冬天不仅有冰雪的乐趣，更有冬日的暖意。那时，家家都靠煤火取暖，天一黑，煤火上坐一壶水，滋滋冒着热气，壶四周烤几个红薯和馍片，一家人围坐在煤火旁有说有笑，边吃边聊，成了老城人家冬季最惬意的时刻。

此刻的母亲手还不能闲着，一手拿着鞋底，一手拽着麻线，忙着纳鞋底。从医院找来的输液瓶装满热水，放进被窝里提前暖着，还要把我们跑了一天湿冷的棉鞋和鞋垫贴着煤火台炕着。

睡前，封上的煤火渐渐暗红，空气里弥漫起浓浓的煤气和淡淡的酸臭味。躺在被窝里，脚上和手上的冻疮暖得胀胀的，钻心地疼。屋外呼啸的风吹打着窗纸，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。然而，只要把头深深埋进被窝，一天的疲劳很快将我带入梦乡。

秋去冬又来，几度雪飞春。几十年光阴一晃而过，如今的冬天愈发显得平淡，甚至在不自觉中过去。“命运可以走出冬天，记忆又怎能忘却严寒。”汪国真先生的诗，常常使我想起到儿时的冬天。